

顾维钧回忆录

第一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14 1/4 印张·1插页·310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册

统一书号：11018·1157 定价：2.45元

目 录

第一分册

第一卷 童年及求学时代 (1888—1912)

出生及家庭	3
私塾及娱乐	5
顽皮	9
风波	11
英华书院	14
圣约翰书院	16
向往变革	19
首途留美	22
库克学院	24
何去何从	26
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	29
教授和校长	33
拉丁文和地质学	37
体育活动	40
课外活动	42
省亲抵沪	47
婚姻问题	49
结婚和离婚	54
唐绍仪使美	60

留学生的政治见解	66
学士、硕士和博士	68
辛亥革命	72
结业回国	73

第二卷 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1912—1922)

前言 返国后的最初印象, 1912年春	83
一、民国初年的北京	89
1. 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治, 1912—1916	89
(1) 袁世凯与唐绍仪	89
(2) 与袁世凯的一次谈话, 1912	91
(3) 袁世凯与国民党	93
(4) 帝制运动与袁世凯之死	95
2. 在北京的生活与职务, 1912—1915	98
(1) 与唐梅联婚始末	98
(2) 北京外交部1912年的改组	101
(3) 在外交部的工作	103
(4) 晋升参事	108
(5) 在总统府的经历	109
3. 中国的对外关系, 1912—1916	112
(1) 边境纠纷及中英、中俄谈判, 1912—1916	112
(2) 日本侵占青岛及二十一条, 1914—1915	119
4. 北京社会	127
(1) 北京在转变	127
(2) 在北京的留美及留欧归国学生	135
二、首次出使华盛顿, 1915—1919	138
1. 出任驻华盛顿公使, 1915年8月	138
2. 1916年芝加哥借款	144

3. 美国参战	147
4. 父亲逝世	150
5. 中国宣战	151
6. 1917年11月蓝辛——石井换文	157
7. 准备参加和会, 1917—1918	161
8. 从凡尔登到凡尔赛, 和会前夕	165
三、巴黎和会	172
1. 陆总长到达巴黎; 代表团内部名次问题	172
2. 在和会上代表南方军政府问题	177
3. 代表团内的初期摩擦	180
4. 1919年1月28日在“十人会” 上阐明中国立场	182
5. 公文递送箱遗失; 提出书面声明	187
6. 代表团内部困难加深; 陆徵祥的遽然离去和 归来; 讹传我订婚	189
7. “四人会”作出决定; 中国力争修改	194
8. 力争对青岛条款的保留权利	202
9. 6月28日前夕; 中国不参加和约签字	206
10. 中国决策的背景	209
11. 后果	212
四、首次出使伦敦及华府会议	215
1. 我的任命和华府会议的召开	215
2. 华府会议——组织与程序	218
3. 山东问题的会谈	224

第三卷 回国任职 (1922—1932)

一、北京的政治生活, 1922—1924	237
1. 颜惠庆博士再次担任内阁总理,	

1922年6月11日——8月5日	237
2. 王宠惠博士的内阁及其与国会的冲突,	
1922年8月5日——11月19日	244
3. 张绍曾将军组阁及其垮台	254
4. 摄政内阁, 1923年6月13日——10月12日	262
5. 对曹锟和吴佩孚的一些回忆	265
6. 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倒戈	270
二、政治、内战及财政	277
1. 引退和重返北京任财政总长,	
1925年——1926年7月	277
2. 中秋节危机	283
(1) 五家银行从中作梗	283
(2) 卫戍部队的军饷	289
3. 我的总理职务, 1926年10月5日	
——1927年6月17日	296
4. 张作霖的军政府, 1927年6月	
——1928年6月	300
5. 安格联爵士、张家璈和北京政府	305
(1) 安格联爵士被革职	305
(2) 外交界的反响	309
(3) 结语	313
三、在我外交总长任内(1922—1928)	
所发生的问题	316
1. 苏俄特使越飞	316
2. 美日要求在北京设立无线电台	
与企图行贿	318
3. 金佛郎案	320

4. 参战借款	322
5. 日本公使芳泽递交国书事件及摄政内阁	323
6. 临城劫案	327
7. 中苏谈判, 1923—1924	330
(1) 1924年3月王正廷签署协议草案	330
(2) 与苏俄谈判, 内阁否决王正廷——加拉罕协议	337
(3) 炸弹事件和1924年5月31日签署的协议	342
8. 归还威海卫问题的讨论	349
9. 万县事件的解决	353
10. 终止1865年签订的中比条约	355
11. 归还庚子赔款; 中国基金会	360
12. 1927年4月袭击苏俄大使馆一案	364
四、回顾北京政府	365
1. 对于1912至1928年民主政治在中国失败的一些看法	365
2. 北京政府三权之间的冲突, 1912—1928	374
3. 1912—1928年间北京政府施政工作的几个方面	379
(1) 内阁会议	379
(2) 各部经费	380
(3) 官员薪俸	382
(4) 各省的陋习	383
(5) 外交部的陋习	386
(6) 财政部的陋习	388
4. 北京和南京在对外事务方面的对比	390
5. 外交家和外交	395
五、满洲危机	401

1. 赴欧小住; 被召去满, 1928—1929	401
2. 少帅张学良与苏俄的冲突, 1929—1930	403
3. 沈阳事变的发生	408
4. 回忆国民党扩大会议	409
5. 南京的政策和国际联盟, 1931年9—11月	415
6. 出任外交部长, 1931年11月28日	418
7. 民众的反应与蒋介石政府的倒台	422
8. 李顿调查团	425
(1) 在中国	425
(2) 在满洲	429
(3) 李顿调查团——李顿爵士的手杖	439

第 一 卷

童 年 及 求 学 时 代

(1888 — 1912)

出生及家庭

一条明亮宽阔的马路从上海城里的商业中心延伸出去。马路尽头有一座拱式门楼，气派十足。两扇大门内，有前后相距约五十码的两幢房子。前面那所由房主自用。后面那所，外观稍差，却更具中国风格，有一条阴暗狭窄的小弄堂和它相通。就在这后一幢房子里，我于1888年1月29日出生。父亲顾溶（字晴川），母亲蒋氏。我行四。生我那年，母亲二十三岁。

直到外祖母去世，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她照料的。据她讲，我的出生，曾被顾家看作是交了个好运。她的理由很简单，父亲原在外祖父开设的报关行里工作，尽管食指日繁，收入仍够维持全家生活。但好景不长，经济衰退迫使该行倒闭。他失去了工作，而一家老小还得过活，这使他十分担忧。母亲的负担本来就很重，她要操持日常家务，抚育两男一女，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所以当她在怀我在身时，不愿意再添个孩子而增加累赘。后来她曾以幽默的口吻和对宿命论的模糊信念告诉我：她竟采取饮用某种茶水当偏方，指望流产；使她惊奇的是，她的苦心，并未见效。接着，有一天，我父亲得到了好消息：外祖父家的一位老朋友要他去官办招商局担任一条轮船的帮帐。他立即答应了。从此，我家的经济情况和前景大大好转。几个月后，父亲的收入就使他有条件搬进一所较大的房子，年轻的父母婚后生活中第一次雇用了一名厨娘和一名女仆，而我就是在这所新宅里出生的。

谈谈我童年时的家庭情况和环境，或许有助于理解我的成

长过程和形成我品质性格的某些影响。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外，只是在轮船来到上海时每周回家两三次。因此，祖母就成了公认的一家之主。她为人正直，严于律己，小心谨慎。她要求我母亲作为她的儿媳要按照中国传统和儒家教诲服侍她，而且总是如愿以偿。至于长期寄居我家的外祖母，只不过是位客人；她的子女就更不在话下了。全家都由祖母掌握。她一生讲求实际，勤勉俭朴，并要求家庭其他成员都以她为榜样。

她的这种态度是有来由的。她出身于乡绅家庭，而中国农民至今以勤俭闻名。她十几岁和我祖父结婚，不久就成了一位年轻的寡妇。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造反席卷全国。我祖父在那时丧生。

顾家当时是上海西北约二十四英里的嘉定县仕宦首户。这就成了一股武装造反匪徒的对象。他们绑架了祖父和他的几个小弟弟，勒索赎金。他们传话说，祖父等人正受拷问，交代全部家产，而且只有整个交出，才能生还。消息传来，家里拼命筹款，土地和房产抵押了，珠宝等贵重物品变卖了。祖父等人总算放回来了，但他们都没能活多久。有两人伤重身亡；另外两人，包括祖父在内，也因在监禁中忧虑过度和身体衰弱，回家后不久便相继死去。后来听说乱匪主力逼近嘉定，祖母就带着四岁的儿子和怀抱的女儿外逃。她抱着女儿，领着儿子，夜行昼伏，直奔上海。第三天他们几乎被匪徒追上。在此紧急关头，她决定减轻负担，把女儿扔进路旁的小河沟里。只带着儿子赶路，她才得在第四天到达上海，但已是精疲力尽，一贫如洗了。她投靠亲戚，食宿有了着落；并开始编织和刺绣，挣钱供儿子上学和维持两个人的生活。

但是，她总是惦记着小女儿，担心孩子遭到不幸。于是她又鼓起勇气，独自徒步前去寻找。她顺原路走去，在和孩子分离的

地方停下来，挨门逐户打听。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个农民当时听到孩子哭喊，就抱回家里交给妻子抚养。祖母重新见到她唯一的女儿，真是喜出望外。她把做手工挣来的一点积蓄送给了这对好心肠的农家夫妇，然后把小女儿带回上海。这个多灾多难、生活贫困的家庭，重新团聚了。

在以后的十年里，为了糊口和教育儿子，祖母除了日常家务琐事外，拼命做针线活。每天晚上，她在点一根灯芯的暗淡的豆油灯旁，干到深夜。同时，她还督促儿子刻苦学习中文和数学。儿子十四岁时，到一家京广洋杂货店去当伙计。由于他能食宿自理，祖母的负担从此有所减轻。

我之所以概述顾家家道的变迁，是为了说明祖母为什么把生活简朴、辛勤劳动和勤俭持家看作是不可或缺的美德。甚至在晚年家境比较富裕的时候，她仍然珍惜这些美德，经常以此教诲家庭的每个成员。

我不到两岁，妹妹就出生了。她行五。母亲要照看五个孩子和一位上了年纪、需人服侍的婆婆，确实十分紧张和费力。为了减轻她的负担，外祖母承担了对我的照看。使我母亲格外高兴的是，祖母特别喜欢二哥，愿意把他当作宝贝亲自照顾他的吃穿。这样的临时分工，使母亲能担起日常家务，包括一直要伺候好婆婆的义务。

私塾及娱乐

当我三岁零一个月的时候，二哥和我就被送去上学。是一位朱先生开办的私塾，离家一英里。朱先生是个鳏夫，三十多岁。他既管事务，又当教师，实际上是唯一的教师。他曾参加科

举考试十多次，但都落榜了，只好以教书糊口。学费还算合理，每四个月两块银元，也就是每个学生每年交六块银元。学生一共约二十五名；当然，如果还有人要求入学，他是会接受的。学生年龄不等，小的象我才三岁多，大的十五、六岁。水平也自然不同，程度高的读五经；低的刚认字。我和二哥属于后者。

除了传统节日和新年等全国性的假日外，我们天天上学，每周七天。我记得，我非常愿意天天上学。即使是二哥因头痛或疲乏而不愿去时，或母亲因大雪而让我呆在家里时，我还是照上不误。我在私塾交了许多朋友。每天两、三次课间休息时，我们在一起玩。甚至在教室里老师盯着的情况下，我们还设法做些游戏或传递纸条。这样的日程，当时仿佛成了我的人生目的，因为我觉得我既在学习，又在娱乐。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年。我但愿它无限地持续下去，可是事与愿违，它突然终止了。

在说明这段风波发生和结局之前，我想说一下当时的男孩子娱乐问题。除了极少数教会学校提倡体育活动外，中国教师没有在发展智力的同时要增强体质的想法。事实上，没有一所中国学校象教会学校那样，把学生分成班级，并用部分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因此，在私塾或家馆念书的中国学童，只有自己想办法来游戏。和大多数其他孩子一样，我既爱念书，也喜欢玩。

可是当时的中国玩具工业还处于原始状态。庙会上陈列的风筝，过年时的纸灯笼，花花绿绿的泥人——除了这些手工艺品之外，再就没有什么了。有些中国古老游戏，象“扔石子”、“滚铜钱”、斗蟋蟀等，都得有对手，而我的周围都没有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结果，我只能跟二哥和妹妹玩。

我们喜欢踢毽子。再就是射箭，用的是自制弓箭，在墙上钉块木板或者找扇门板，就算靶子。这些简单的游戏，玩一两个小时还有意思，时间一长，我就厌烦了。于是我又找其他办法来消

磨时间。凭着孩子的机灵，我仿造了不少东西。在附近的一次火灾中，我见到了消防水龙，就想起用晾衣服的竹竿做唧筒。我发现唧筒能把水喷射到二层楼房的屋顶，十分高兴。我常把水喷到邻居的院里；当我听到那里在叫忽然下雨了，觉得非常有趣。

哥哥和姐姐招呼女仆或厨娘的大声叫嚷，常常使人烦恼。我就琢磨能不能来个简便的传呼办法。我从摇铃放学得到启示，在厨房挂个铃铛，系一根绳，穿过拧在各屋门口的环，钉在墙角。把绳一拉，就能招呼厨房里的佣人。全家都赞赏我这个发明，经常用它。

另一项仿造却不那么受欢迎，只落得成为儿童玩具。那是个“电话”，用一根长丝线，两头各系一个空火柴盒。我在一个房间，对火柴盒小声说话，就能把话传给在另一个房间拿着另一个火柴盒的人，而不使在场的其他人听见。可是家里人认为这个小玩意儿没有实用价值，只有妹妹对它有兴趣，用来和我对话。

更有趣的是做纸灯笼。有各种动物的，比如兔子灯、马灯和狗灯；还有走马灯。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我就去城里逛城隍庙（邑庙），仔细观察做灯笼的手艺人的操作，学习他们的诀窍。使我和我父母满意的是，自己做的灯笼比市上卖的便宜得多；这也增加了我的乐趣。

简单得多而又总是令人激动的事情，是做风筝，拿到附近空地去放。在那里，其他孩子放的风筝都是市上买的。哥哥和我则自己动手做带音响的风筝，响声从高空随风传来，使我们特别感到自豪。

但是这种消遣只限于每年新年假日的几个星期。正月十五日一过，私塾复课，就没有什么时间来寻求这种乐趣了。例外情况是其他节日或办喜事、过生日等，这些对我都是合理合法的假

日。事实上，每逢喜庆，家里在事前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要忙于准备。其中的一件事是用红纸剪成各种图案来装饰敬神祭祖的供品，不仅为了好看，而且为了吉利。要求精工细作，而且数量很大，相当费力。我仔细观察母亲和姐姐怎样剪法，不久就能和她们一起干了。她们发现我效率很高，就让我承担大部分剪纸任务。这样，她们就能用更多时间去做其它同等重要的准备工作。

临摹字画是一项更需要耐心同时又更使人入迷，更有兴趣的消遣。有古今书法家写的格言、诗词或名句；有著名国画家画的山水、花卉、翎毛等。当时在我看来，临帖比学画容易。我刻了滑石图章，把哥哥或我的朱红名章，盖在我们的字画上。两位哥哥都加入了这项活动，并且对成果非常满意。于是我们决定拿它作生意，来补贴我们的零花。我们的零用钱，每人每天才四个铜板。我们在除夕开张。按照习俗，为了迎新，家家都在这时候买春联贴在大门上，还要买些画挂在室内。可是我们大失所望，生意彻底失败了。顾客来到我们摊，随便扫一眼，就走开了。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兴趣。我们的价钱，比起别的字画摊来是够便宜的，可就是没人买。也许是东西太次；更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气使他们不敢光顾。

这种不痛快的心情，并没持续多久。我的兴趣又转向了一个家庭乐队。它是隔壁邻居组织的，我热切地加入了，在整个节日期间都演奏。各式各样的乐器，确实使我入迷。我下决心想法学会大多数乐器。这占去我大量空闲时间，但我觉得有趣。没有老师指点，我就到处向一些演奏得好的人请教。经过几个星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能用长笛、短笛和胡琴演奏一些简单的曲调。我又学了四胡、笙、琵琶等。演奏乐器成了我的癖好。它在我的童年使我得到消遣和愉快。

顽 皮

上面，我把我作为一个好孩子叙述了一番。但我不是天使，因为我并非不调皮。我小时候就喜欢戏弄别人来取乐。父亲有个轿夫，嗓音沙哑，身体结实，头脑简单。别看他健壮，却特别怕鬼。这就使他成为戏弄的对象。一天黑夜，我身上裹着白床单，头上套着白枕头套，枕套挖了两个孔，既使我能看见东西，又显得格外可怕。我藏在门后头，这扇门通往大厅。当他和他的伙伴把空轿子放好，独自走进漆黑的大厅时，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吓得他边喊边跑。我一身鬼服，在他后面紧追。他喊声越来越大，跑得也越来越快，去找厨娘求救。当厨娘出来时，我甩掉了那个做成高帽子的枕套，笑得前仰后合。轿夫也笑了，可是厨娘却把我好一顿责骂，我心里也觉得确实该骂。

厨娘是个纯朴的人，她对我家忠心耿耿，认真干活。她主动承担的工作之一是精心照管食品贮藏室。夏天，我家习惯买西瓜放着，一次买一挑，约十五或二十个。一天吃两三个。每天吃完之后，她总要仔细查对一次。在她来说，这是出于生性俭朴；可是对家里的孩子们来说，却相当讨厌，我就是其中之一。一天清晨，她出去买菜，我用澡巾裹上两个瓜，扔在后院的深井里。下午，我照常要吃瓜消暑。她去拿西瓜时，发现少了两个。她神情极为严肃，对怎么会发生偷窃，显得惊惶失措。她指责轿夫和其他仆人，他们当然否认，而她又信。当他们还在吵嚷时，我悄悄地把西瓜从井里提了上来，给她抱回去。她又惊又喜，同时还嘟嘟囔囔地责怪我。我说明西瓜这样用井水镇一下就更好吃，她才平静下来。那些被错怪的人，也因西瓜味道可口而消了火。

为了进一步安慰厨娘以便和她继续和好相处，我帮她做蛋糕和小包子。这使她节省时间、减轻工作，所以她很感激。

我还捉弄过我姐姐，尽管事情并不那么惊人，但却十分神秘。姐姐在结婚前几星期，有好多天给她的未婚夫赶绣各种衣带、荷包和扇套。有一次，我趁她下楼吃午饭，溜进她的房间，小心翼翼地拿起她的活儿，匆忙把它绣完。接着，我借口办急事，出了家门。回来后，我发现她还在纳闷是谁在吃饭这么会儿工夫替她把活儿绣了。全家都感到惊奇。有些迷信的人，象厨娘，认为准是仙女下凡绣的，说这是对姐姐这样好人的善报。我保持沉默。直到晚上，她们确实心神不定而不能安睡时，我才说明真相。开始，她们不信；直到我穿针引线，绣了几针，她们才消除了疑虑。

外祖母去世时，我才七岁。这对我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事情，因为她把我看成宝贝，想尽一切办法来照料我。因此，当我看到我女眷假装恸哭而没有眼泪时，感到十分厌恶。按照习俗，家里死了人要做七，特别是五七，至亲好友都来吊丧，要求她们在嚎啕中诉说对死者的情谊。起初，这准是悲痛的自发形式，后来却发展为公认的惯例，而且简直成了一种比赛，看谁的哭声最响亮，看谁的诉说最动听。据我看，有些在灵堂吊孝的人，在哭泣时显然毫无诚意。我注意到有一位姑母，哭声特大，用手帕捂着眼睛，却一滴眼泪也没有。她头发稀少，用簪子在后脑勺绾个假发髻。她装哭时，身子前后摇晃，发髻上下移动。我轻轻地把簪子拔掉，她的假发髻就落在我手里。我把两样东西都放在口袋里，就走开了。姑母还在哭，一点也没想到发式变了，别人会怎么看她。我在隔壁房间静坐，等待事情爆发。不大一会儿，有几位吊孝的人同时大笑。显然是其中有一位看到了那个没有发髻的发式，禁不住抿嘴发笑。这样，大家就笑开了。姑母终于明白